墨莊漫録/卷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墨莊漫録

◀上一卷

卷七

下一卷▶

西施，美人也，三尺童子皆知其為越獻於吳以亡吳也。《吳越春秋》云：越王使相者得苧蘿山鬻薪之女，曰西施、鄭旦，飾以羅縠，教以容步，而獻於吳。《莊子》曰：西施病心而瞷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，歸亦捧心而瞷。《孟子》云：西子蒙不潔，則人皆掩鼻而過之。註云：西子，古之好女西施也。毛嬙，亦美人也。《莊子》云：毛嬙，麗姬，人之所美也，魚見之而深入，鳥見之而高飛。《釋音》註司馬彪云：毛嬙，古美女，一云越王美姬也。麗姬，晉獻公嬖之以為夫人。崔撰本作西施。又《慎子》云：毛嬙、西施，天下之至姣者也。按《左氏傳》：越之滅吳。在魯哀公之二十二年，孟子嘗見梁惠王、齊宣王，自魯哀公之二十二年，至魏惠王之元年，一百四年，至齊宣王之元年，一百三十二年，乃魏惠王之二十九年也。《史記·莊子傳》云：名周，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同時。則莊子與孟蓋一時。慎子，名到，與淳於髡、騶、奭之徒，皆戰國時人，亦莊、孟一時也。又《史記·表》：晉獻公五年伐驪戎，得驪姬。是歲己酉也，至魏惠王之元年三百七年。若以毛嬙為越王美姬，又與驪姬非同時。而崔撰以驪姬為西施，故以為近。故說者謂莊、孟、慎子所言西施，皆越之獻吳者。然予讀《管子·小稱篇》有云：毛嬙、西施，天下之美人也，盛怒起於面，不能以為可好。《史記·表》：齊桓公小白之元年，丙申也。魯欲與齊公子糾入，後小白，齊距魯，生致管仲。是歲至越滅吳，計二百一十三年。而管仲之書，已言毛嬙、西施，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。豈越之西施，冒古之美人以為名耶？是有兩西施矣。而毛嬙亦非越王之美姬明甚。司馬彪之註，乃臆說也，當

更質於博洽者。

政和間，朝廷求詢三代鼎彝器。程唐為陝西提點茶馬，李朝孺為陝西轉運，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，得銅盤，徑二尺餘，中有款識一十六字。又得玉片四十三枚，其長三寸許，上圓而銳，下闊而方，厚半指，玉色明瑩。以盤獻之於朝，玉乃留秦州軍資庫。道君皇帝曰：「前代忠賢之墓，安得發掘？」乃罷朝孺，退出其盤。聖德高明有如此者。不然丘冢之厄，不止此矣。其玉久在秦帑，近年王庶知秦州日，取之而去。祁寬居之嘗見之，為予言之。然予又見劉袤延仲言比干墓在衛州西山，去城數十里，有漢唐以來碑刻甚多。墓周回數里，生異木，樛結不可入。而居之言墓在關中，未知何也。真州六合縣界有山，四面平直，曰方山。山之左右多古冢墓，予從甥魏惇紹興十二三年間任天長縣尉日，有一監司屬官過邑，館於尉司，出一襆物，云昨過方山得之，出以示惇，皆美玉也。其長三二寸，闊一指許，厚三四分，光潤方正。上有小竅，約百餘枚，不知為何物也。惇欲乞其一二枚，屬官靳而不與，且云：「方山民因耕穿一墓獲此。」疑其為玉策。以予考之，此乃兩漢以前貴近之墓，所謂珠襦玉匣者，古以斂屍，惟王公則有之耳，蓋與比干墓所獲正同爾。

川峽間有一種惡草，羅生於野，雖人家庭砌亦有之，如此間之蒿蓬也，土人呼為音。麻。其枝葉拂人肌肉，即成瘡皰，浸淫潰爛，久不能愈。杜子美《除草詩》所謂「草有害於人，曾何生阻修。其毒甚蜂蠆，其多彌道周。」蓋謂此也。劉袤延仲至蜀嘗見之。

宣和間，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，以獻蔡絛約之。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，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，願兵退之後，許造佛像若干身，菩薩若干身，齋僧若干萬員，建殿宇若干所。其數皆甚多，字畫潦草，然皆遒勁可愛，蓋危窘急中所書也。又有看經發願文，自稱蓮峰居士李煜。又有長短句《臨江仙》云：「櫻桃結子春光歸，盡蝶翻金粉雙飛。子規啼月小樓西，鉤羅幕，惆悵卷金泥。門巷寂寥人去後，望殘煙草低迷。」而無尾句。劉延仲為補之云：「何時重聽玉驄嘶，撲簾飛絮，依約夢回時。」

東坡《四時冬詞》云：「真態生香誰畫得，玉奴纖手嗅梅花。」每疑玉奴字殊無意味，若以為潘淑妃小字，則當為玉兒，亦非故實。劉延仲嘗見東坡手書本，乃作「玉如纖手」，方知上下之意相貫，愈覺此聯之妙也。

閩廣多異花，悉清芬郁烈，而末利花為眾花之冠。嶺外人或云抹麗，謂能掩眾花也，至暮則尤香。今閩人以陶盎種之，轉海而來，浙中人家以為嘉玩。然性不耐寒，極難愛護，

經霜雪則多死，亦土地之異宜也。顏博文持約謫官嶺表，愛而賦詩云：「竹稍脫青錦，榕葉隨黃云。嶺頭暑正煩，見此萼綠君。欲言嬌不吐，藏意久未分。最憐月初上，濃香夢中聞。蕭然六曲屏，西施帶微醺。叢深珊瑚帳，枝轉翡翠裙。譬如追風騎，一抹萬馬群。銅瓶汲清泚，聊復為子勤。願言少須臾，對此髯參軍。」觀此詩則花之清淑柔婉風味，不言可知矣。

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鐵鍑，梁天監中鑄。東坡遊寺詩云「蕭翁古鐵鍑，相對空團圓。坡陀受百斛，積雨生微瀾」是也。予往來數見之，然未嘗稽考何物，本為何用也。近復遊於寺，因熟觀之，蓋有文可讀，云：「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，皇帝親造鐵鍑於解脫仏古佛字。殿前，滿漫滅一字。甘泉，種以荷菓，供養十方一切諸仏。以仏神力，遍至十方，盡虛空界，窮未來際。令地獄苦鍑，變為七珍寶池，地獄沸湯，化為八功德水。一切四生，解脫眾苦，如蓮花在泥，清淨無染，同得安樂，到涅槃城。斯鍑之用，本在烹鮮，八珍興染，五味生纏。我皇淨照，慈被無邊，法喜禪悅，何取又漫一字。檀。爰造斯器，回成勝緣，如含碧水，又漫一字。發經蓮，道場供養，永永無邊。」其後又云：「帥吳虎子近禁道真概懷於佐陳僧圓丞宋又漫一字。令宣令鄭休之。」義不可曉，疑當時幹造之人耳。又一行云：「五十石鍑，然形制不能容今之五十石。」蓋古之斗斛小也。始知二鍑乃當時植蓮供養佛之器耳。

李端叔有贈人二小詩，一云：「通中玉冷夢偏長，花影籠階月浸涼。挽斷羅巾留不住，覺來猶有去時香。」一云：「情隨榆莢不勝飄，心似楊花暖欲消。擬借瓊林大盈庫，約君孤註賭妖嬈。」蓋有所為也。或云是與當塗楊珠者，博者以勝彩累註數者，至乘敗者，唯有畸零不累註數，謂之孤註，故端叔戲云。

韓退之詩云：「前計頓乖張，居然見真贋。」《廣韻》及《字書》云：贋，五晏切。註：偽物也。東坡《嶺外詩》云：「茯苓無人采，千歲化虎魄。我豈無長饞，真贋苦難識。」《韓非子》曰：「齊伐魯，索饞鼎，魯以其贋往。齊曰：雁也。魯曰：真也。古乃以雁為贋，亦借用也。今人若作真雁，人必笑也。

東坡在黃州，陳慥季常在岐亭，時相往來。季常喜談養生，自謂吐納有所得。後季常因病，公以書戲之云：公養生之效有成績，今又示病彌月，雖使皐陶聽之，未易平反。公之養生，正如小子之圓覺，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、五通氣球黃門妾也。前輩相與，可謂善謔也。

崇寧二年三月一日，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豬祭神，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，狺四日不食。民使其子析之，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拇，諦視之，如來像也。髻有珠如粟，瞑目跏趺，瞳子隱然，莊嚴畢具，觀者萬人。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，晁無咎又作贊以稱嘆之。政和丁酉，予侍親在真州，時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福寺。一日，深老謂先君曰：」近赴村落富人家齋，見群犬爭銜嚙一牛脛骨，甚狂噬，相嗾不已。村人持挺驅逐，亦竟不去。眾頓異，因奪而破之，其中血髓已堅凝如玉，自成一菩薩形，衣紋瓔絡，相好奇特，雖雕琢有所不及。其家乃取去藏之。此與職氏齒事極相類。佛之慈悲化身，無乎不在，以警於好殺者，俾生信心，哀湣有情。故視希有之異，闡提者得不少悛乎？

翟三丈公巽，宣和末，蔡絛約之用事，外召從官七人。公巽再以瑣闥召，力辭之，未至闕，有旨落職宮祠，繼而復還待制。公作謝表有云：「彈貢禹之冠，誠非本志；奪伯氏之邑，其又何言。」又云：「惟一與一奪之命，無有二三；而三仕三已之心，敢懷慍喜。」人多稱之。

翟公巽《謝對衣金帶鞍馬表》云：「顧臣非緇衣之宜，敝予又改；以臣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。」葉少蘊《謝賜歷日表》云：「豈特千歲之日，可坐而致；將使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。」汪彥章《賀進築隆兌二州及城寨表》云：「我陵我阿，不以山溪之險；有民有社，在吾邦域之中。」皆用經史全語而工者。

優詞樂語，前輩以為文章余事，然鮮能得體。王安中履道，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，作教坊致語，其誦聖德云：「蓋五帝其臣莫及，自致太平；凡三代受命之符，畢彰殊應。」又云：「歌太平既醉之詩，賴一人之有慶；得久視長生之道，參萬歲以成純。」可謂妙語也。至《放小兒隊詞》云：「戢戢兩髦，已對襄城之問；翩翩群舞，卻從沂水之歸。」《放女童詞》云：「奏閬圃之雲謠，已瞻天而獻祝；曳廣寒之霓袖，將偶月以言歸。」益更工麗而切當矣。履道之掌內制，可謂稱職。凡樂語不必典雅，惟語時近俳乃妙。王履道《天寧節宴小兒致語》云：「五百里采，五百里衛，外並有截之區；八千歲春，八千歲秋，共上無疆之壽。」又《正旦宴小兒致語》云：「君子有酒多且旨，得盡群心；化國之日舒以長，對揚萬壽。」孫近叔《詣宣和春宴女童致語》云：「黛耜載耕於帝籍，廣十千維耦之疆；青圭往祓於高禖，兆則百斯男之慶。」皆為得體。然未若東坡元祐秋宴，教坊致語云：「南極呈祥，候秋分而老人見；西夷慕義，涉流沙而天馬來。」又《春宴致語》云：「稍寬中昃之憂，一均湛露之澤。方將曲蘗群賢而惡旨酒，鼓吹六藝而放鄭聲。雖白雪陽春，莫致天顏之一笑；而獻芹負日，各盡野人之寸心。」則又不可跂及矣。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，則伶人於進趨誦詠之間，尤覺可觀而警絕。如石懋敏

若《外州天寧節錫宴》云：「飛碧篆之爐煙，薰為和氣；動紅鱗之酒面，起作風波。」何安州得之《外州上元》云：「五雲縹緲，出危嶠於靈鼇；九陌熒煌，下繁星於陸海。暗塵隨馬，素月流天。如熙熙登春臺，舉欣欣有喜色。」孫仲益《和州送交代》云：「渭城朝雨，寄別恨於垂楊；南浦春波，眇愁心於碧草。」皆為人所膾炙也。

翟公巽知密州，侯蒙元功自中書侍郎罷政歸鄉，公有啟云：「得請真祠，歸榮故里。雖老成去國之易，而明哲保身之全。多士嘆嗟，餞韓侯之出祖；邦人慰喜，詠季子之來歸。」又云：「乘安車而過諸子，未慕昔賢；揮賜金以娛故人，用償夙志。」公平時四六，多聱牙高古，而此啟特平易，誠大手筆也。後元功於里第築臺曰「高藍光」，既落成，公就臺張具為宴，自作致語有云：「公槐避寵，衣繡歸家。從方外之赤松，寄高懷於綠野。珍禽綷羽，借雞樹之遺棲；曲沼回塘，分鳳池之余潤。」《晉世語》云：劉放為中書監，孫資為中書令，共領樞要。侯獻、曹肇心內不平，殿中有雞棲樹，二人相謂曰：「此亦久矣，其能復幾指放資也。」又《晉書》荀勖守中書監，毗贊朝政，及遷尚書令，勖久在中書，專掌機事，失之甚慍。人有賀者，怒曰：「奪我鳳凰池，何賀焉！」故公用「雞樹」、「鳳池」，皆中書事，考之方見其切。

李昭玘成季，自京西路提刑移東路置司，在兗東路，置司在青州，謝上表有云：「去長安之日，雖遙千里之違；望岱宗之雲，猶均二州之潤。」

杜子美《佳人詞》云：「合昏尚知時，鴛鴦不獨宿。」《本草》：合歡，或曰合昏。陳藏器云：葉至暮即合，故曰合昏，今夜合花是也。又《往在詩》云：「當寧陷玉座，白間剝畫蟲。」《文選·景福殿賦》云：「皎皎白間，微微列錢。」註：白間，窗也。又《大食刀歌》云：「得君亂絲與君理。」《北史》：齊文宣帝高洋神武第三子，神武嘗令諸子各理亂絲，帝獨抽刀斬之曰：「亂者須斬。」神武以為然。

范忠宣公薨，朝廷賜墓碑之額曰「世濟忠直」。時唐彥猷君益知潁昌，為表其居曰「忠直坊」。范公之子正平、正思謂君益曰：「荷公之意，但上之所賜，刻於螭首，揭於墓隧，假寵於公，若施於康莊，以為往來之觀，非朝廷之意也。」君益曰：「此州郡之事，於君家無與也。」二公曰：「先祖先人功名聞於遠邇，何待此而顯。且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流俗所尚，識者所恥，異時不獨吾家為人嗤誚，公亦寧逃於指議？故不得不力請也。」時李端叔官於許下，乃見唐公，且言曰：「頃胡文恭宿知蘇州時，蔣堂希魯將致政歸。文恭昔為諸生，嘗受學於蔣公，乃即其里第表之為『難老坊』。蔣公見之，不樂曰：『此俚俗歆焰，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誇者，非所望於故人也，願即撤去。』文恭謝

之。欲如其請，則營繕已畢，乃咨其嘗獲芝草之瑞，更為靈芝。文恭退而語人曰：『識必因德而後達，蔣之德蓋所畏，而其識如此，非吾所及也。』」君益聞端叔之言，遂撤去之。范氏二公聞之，乃謝端叔曰：「非公之語，莫遂於心也。」因復笑曰：「凡以伎能物貨自營，圖倍於人，則名曰元本某家；至於假供禦供使州土為名，殆與此一類。顏子居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，故與禹稷同道。當時未聞表其巷何坊也。」端叔亦笑之。後復陳此語於君益，君益大笑之。

李資政邦直有《與韓魏公書》云：「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侍白髮翁，幾欲淡死矣。然常山頗多老伶人，吹彈甚熟，日使教此五六人，近者稍便串，異時願傳飲期一醻觴也。」玉梳金篦，蓋邦直之侍姬也。人或問命名之意，邦直笑曰：「此俗所謂和尚置梳篦也。」又有《與魏公書》云：「舊日梳篦固無恙，亦嘗增添三兩人，更似和尚撮頭帶子爾。」

元祐中，哲宗旬日一召輔臣於邇英閣，聽講讀。時曾肇子開、蘇轍子由，自左右史並除中書舍人，入侍講筵。子由作詩呈同省諸公，悉和之。邇英、延羲，皆祖宗所建。講讀之所記註官，賜坐飲茶，將罷賜湯，仍皆免拜，無復外廷之禮。故子開詩云：「二閣從容訪古今，諸儒葵藿但傾心。君臣相對疑賓主，誰識昭陵用意深。」邇英閣前槐後竹，雙槐極高，而柯葉拂地，狀如龍蛇，或謂之鳳尾槐。子開詩云：「鳳尾扶疏槐影寒，龍吟蕭瑟竹聲乾。漢皇恭默尊儒學，不似公孫見不冠。」子由詩云：「銅瓶灑遍不勝寒，雨點勻圓凍未乾。回首曈昽朝上日，槐龍對舞覆衣冠。」並謂此也。

宣和中，予客唐州外氏吳家。時堯陽府光化縣村人耕穴一冢，得一器，類鼎而有蓋。蓋及鼎腹皆雷紋，中有虬形，兩耳為饕餮，足為蚩尤，制作甚精。一足微蝕損，尚可立也。表勇唐恕端仲數金得之，以與舅氏順圖好古博雅，乃以歸之，而強名曰「虬鼎」，且作歌以記之，予得熟觀焉。予以為古之鼎鼐皆無蓋，而足皆圓直，無作獸形者，此乃敦耳。端仲以其腹高如鼎，而敦乃形匾，故名之為鼎耳。其饕餮、蚩尤，與李伯時古器圖所畫小敦耳足正同，但小敦耳之兩獸間，口有飾玉處，古之玉敦多如此也。而此器乃無飾玉之狀，狀復無款職耳。有按《呂氏春秋》云：周鼎饕餮有首無身，食人未咽，害及其身。此蓋周器也。古器多為饕餮、蚩尤者，深戒於貪暴也。兩舅皆以予言為然，乃只名曰「虬敦」，極寶惜之。時京西漕時道陳聞有此器，諷太守王牲來取之。舅氏秘而不出，後欲自攜往京師，並關中侯金印獻之上方。未幾而俶擾，外氏避地湘潭，平時玩好書畫寶玉，悉為賊有，不知此器存亡何所。惜哉！敦，酒器。

天下之事，每患於無公論，狥於一己之好惡，則說必偏；雖以曲詞誇語以勝於人，然則

不若公論之使人必信也。硯之美者，無出於端溪之石，而唐詢彥猷作《硯錄》，乃以青州黑山紅絲石為冠；米芾元章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巖石為冠。彥猷則為紅絲石，理黃者其絲紅，理紅者其絲黃。文之美者，則有旋轉其絲凡十餘重，次第不亂。資質潤美發墨，久為水所浸漬，即有膏液出焉。此石之至靈者，非他石可與較議，故列之於首。元章則謂方城巖石，石理白者，視之如玉，瑩如鑒光，而著墨如澄泥，不滑，稍磨之則已下，而不熱生泡。發墨生光，如漆如油，歲久不退，常如新成，有君子一德之操，色紫可愛，聲平而有韻。此石近出，始見十餘枚矣。二公皆於翰墨留意者。然此說恐未為公也。予伯父毅老提學嘗官青社，得紅絲石硯，雖文彩誠如彥猷之說，但石理粗慢，殊不發墨，特堪為几案之奇玩耳。予外氏居唐州，而方城下邑也。予往來必過仙公山下，地名「新寨」。居民多以石為工，所貨之硯，紫、青、白三種石也。亦作鼎斛盂之類。其硯如吳郡村石之易得，一枚不過百錢。惟有一種曰「太陽坑石」，乃元章所謂近出者。坑在山頂，其石色如端溪，堅重縝密，作硯極剉墨，不數磨而已盈硯，殊可愛也。蓋元章性急，每用磨墨，發艷甚易，故以適意為快也。然多損筆墨，故士人謂之筆墨劊子，可與端州後歷石相抗焉，得居上巖下巖二石之上也。予在京西時，擇求數年，得一巨璞，琢為玉鬥樣，不知者以為端溪也。予舅吳兗顯圖為予銘其背云：「琢雲根，陪玄穎，贊斯文，貽久永。無磷緇，堅以璟，之子操，同其炳。」渡江以來之後亡之矣。二公之論當否，究心於文房者必能訂評之。

黃魯直有《乞貓詩》云：「秋來鼠輩欺貓死，窺甕翻盆攪夜眠。聞道貍奴將數子，買魚穿柳聘銜蟬。」蔡天啟乞貓於孫元忠，亦有詩云：「廚廩空虛鼠亦饑，終霄咬嚙近秋帷。腐儒生計惟黃卷，乞取銜蟬與護持。」予友李璜德邵以二貓送予，仍以二詩。一云：「家家入雪白於霜，更有欹鞍似鬧裝。便請爐邊叉手坐，從他鼠子自跳梁。」二云：「銜蟬毛色白勝酥，搦絮堆綿亦不如。老病毗邪須減口，從今休嘆食無魚。」